

初稿請勿引用

D-2-1

變性慾生命如何愛（在異／同性戀世界中）

陳薇真

romacapri@gmail.com

無論如何，她接受我——多年後，知道這是重點。

邱妙津 1994:22

一、對『逃跑』的分析

這個問題伴隨了我這幾年來性別研究思考與（慘淡的）私人生命歷程而不斷探問：作為一個變性慾主體，如何能愛與被愛？如何面對在異性戀、與在同性戀之中的宿命衝突？為什麼既有的性別/同志理論、運動與社群，對我所歸屬的族類，不是象徵性的聯合、忽略，甚至傷害？

第一段以文學批評（literature critique），和台灣女同性戀－女性主義（1990-）理論層次做對話。省略歷史脈絡交待¹和文獻回顧，是相信：只要找到一個解構施力點，針對它作核心分析，便會彰顯出同性戀中心視角盲點，使變性慾在二十年來曾未被正題化的不在場處境（absence），並看到同性戀與性別違異經驗之間的既相互分離獨立又衍異運動（differance）²。

¹ 台灣跨性別運動的確切時間來自 1999 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的研討會“宛若 TG”。研究室主持人 2000 年開始著手台灣變性慾的田野，隨後於國內外期刊發表；並於 2003 年集結成書《跨性別》。何春蕤於 2000 年起也進入並組織「TG 蝶園」團體，栽培跨性別運動者。跨國－本土來說，一方面，來自本地女性主義（80-90 年代中）－女同性戀（90 初-97）之間的矛盾分離而產生（對“T 不愛惜自己女性身體”、“分 T 婆複製異性戀”的爭論）；另一方面，引接美國 90's 的 Transgender 運動，並援引 transgender 一詞（中譯跨性別）來取代台灣既有的變性人（transsexual）一詞。TG/TS（跨性別／變性慾）兩詞的來源和意涵不盡相同，本文更多地是直接針對 transsexual、性別認同與性別違異經驗，並建立這些生命經驗的性別政治可能，與“顛覆性別二元”的跨性別政治不同，故直接使用「變性慾」指稱。

² 「而解構的進行，卻往往必須超越這兩種策略的對立，去嘗試碰觸使得這種對立之所以可能的延異運動。（張君玫，2005）」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 1967 年提出的概念，除了批評西方語音中心主義而以只能由書寫辨識出差異的“differance”之外，更表示差異(differ)與推延(deffer)，使被排除的第二項又會復返成爲第一項的補充（supplement），成爲無限的解構活動。由此試圖定

選定的題材是台灣女同志史代表經典的邱妙津《鱷魚手記》(1994)中，作者故事主述者“拉子”和他的第一段感情水伶——的逃跑。《手記》記述作者1987-1991年大學四年，一半是以鱷魚諷喻體，一半是半自傳風格的寫實主義。其中除了共鳴友誼線：夢生—狂楚（男同/男雙）、吞吞—至柔（女同/女同）線以外，便是作者的二段愛情，作者大四時的小凡，與大一的水伶。

故事

水伶是作者剛大一便重遇上的高中同校學姐：「高一屆的高中學姊，危險黑桃級的人物，洗過一次牌又抽中，更危險。(邱妙津，16)」。兩人在每週一次的文學概論課「祕密約會的形式(21)」相互靠近，下課便默契「不知是我跟著她走，還是她跟著我走。[...]兩人都懷著既親切又陌生的曖昧氣氛，節制地在沈默裏對峙著。」到作者溫州街的宿舍待一會，再送水伶搭74號公車回家。如形式般，誰也不說破。「一邊又任犯罪意欲在蜜糖培養皿中貪婪滋長。(21)」

這種不說破又任憑默契想望而任其發展的背後是充滿顫慄的。對邱這方，在彼此愈慾望地相互吸引的同時——每愈享受“犯罪的甜蜜”，便愈敏感刺痛地急欲逃開，讓邱被逼著不斷再三給出暗示：「下個禮拜我不去上文概課了，[...]習慣每個禮拜都會看到你，怕被這個習慣綁住，要打破壞習慣。(25)」、「你是不是又要跑掉了，她哽咽地問。無言以對，正中要害。(59)」、「正在給你寫告別信，[...]半夜會親自跑去丟在你家信箱。(65)」，讓相互靠近的同時，潛在雙方卻伴隨有愈益激烈的不安。而水伶那方也承受邱莫名奇妙總是要跑掉。兩端不斷慾望靠近又相互拉扯、卻愈來近的同時、卻正愈逼近邱的臨界點：「不可能，不可能……，她哀哀地哭泣起來。我衝動地過去緊緊環抱住她的頭。她安靜，暖流通過。[我]內心倉惶無比。(50)」

這「進展」與「恐懼」的臨界點最高峰，兩人親密關係到最高進展、卻也是讓邱發狠地也要倉惶逃跑的這一幕。「她使盡各種招數，耍賴哄騙拖拉，近深夜十二點把我拖回她的房間。[...]從她黏熱且緊緊纏住我的身體帶著「獻身」的意識，這是從來不曾出現的複雜語言。[...]她正以某種新的成熟做為絕地挽留我的最後手段，但對我而言正是致命的恥痛，[...]稍稍觸及我那一塊難以啓齒的邊緣（模糊且吶喊式關於性的禁忌）時，竟然正是我的崩潰點。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

立同性戀與性別違異的關係，後者被排除、掩蓋、不相關化，又有所交織滲透、混雜。筆者意圖使性別違異與同性戀議題的差異能被正題化而成其為中心主體，並回過頭讓性別違異經驗也能豐富化同性戀經驗與社群的生命內容。

關於我的恐懼，我總算遇到真正的殺手，而得以清算它的全貌。清晨五點，我不顧她層層的哀求我不要離開，掙脫她跪在地下緊縛我的雙手，像把被肢解成塊的身體用破布隨便裹住般地，夾尾而逃。(66-67)」

悲劇與錯過

自此之後，當十八個月邱經歷過「這件事才彷彿從遙遠的某根蠟燭開始點燃，一根傳過一根」、「有的，我的整個身心都在渴望世界，渴望它撫摸一下我這個小孩的頭，[…](138-141，第五手記之1)」，邱對性的恐懼「確實神祕地退去了(149)」。然而，水伶後知地知道「這是愛」之後，「洩了一地的愛没人要，[…]反而覺得自己像是正在戀愛中的女人一樣，幸福得恍惚起來。(130-131)」，且水伶開始在精神中與「完美的你」相愛，反而變得已經無法靠近現實中的邱。因為水伶害怕遭受最恐懼、最被折磨她的二次創傷：害怕邱又要逃走。「一九八九年我和水伶再度相逢後，她就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中。她恐懼我，彷彿我會將她吞沒、毀滅、粉碎，我一接近她一步，用我的手觸摸她，她全身顫抖，[…]然後，我問及她為何抗拒我恐懼我，[…]很快地，她瀕臨瘋狂，她嘶啞地哭泣，哀痛欲絕地說她沒有辦法看見我，說她沒有辦法想像跟我生活在一起，說她恨我以為她並不愛我，說她不要讓我知道為什麼否則我又會跑掉……(189-191)」邱當初因為對慾望的恐懼而逃跑；十八個月後，雖然邱已克服，但因當初邱以極激烈的形式逃走，對水伶造成精神狀況後遺症，兩人前後錯過，始終無法實際在一起。

分析

逃跑是因為邱對性慾的恐懼。究竟「渴望又恐懼的核心」的真面目？讓邱最終被逼的得倉惶逃跑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至少存在兩個分析模式。第一個我命名為性傾向中心分析模式，主要是由張娟芬提出的。張於1998年樹立女同性戀壓迫史開創典範的《姊妹戲牆》一書，第三章的開頭，開彰明義的問題意識：

「據說某些T的規矩是：做愛的時候不脫衣服，也不給摸。並不是因為相信『施比受更有福』，而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的女性身體。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也纏繞著對身體的厭惡與對情慾的否定，這個情意結是同男所沒有的。我不禁想，同女對自己身體與情慾的異化是哪來的？(張娟芬，1998：84)」

張的分析是，邱這方太早已知同女愛慾禁忌所即面對的社會處境而深受痛

苦，水伶那方卻是天真單純憑靠愛的直覺、後來才知道「正是愛」。「當她們攜手朝向性的國度前去，邱妙津的恐懼來自於她明明白白的知道『這是性』，知道一旦越界，即不為此地所容；[...]在邱妙津的這一半，她從來都知道同女性慾是社會禁忌，[...]」（張娟芬，102）」確實，關鍵的分離十八個月後重遇的第五手記邱的信件表述（148-157），是完全確實寫及這個詮釋的³，直指同女禁忌這點，由此詮釋邱當初逃跑的理由，是因為同女社會困境，致使了邱「不願意面對自己身體」與那些自傷自恨的行為表徵。

但線索就正在於這封第五手記的書信，是存在兩條線相互穿織的。我提出另一分析，稱之為性別違異經驗分析模式。雖然邱、水伶兩人同是同性情慾，但有一件事卻是絕對差異的，讓兩人的理解隔開。在這篇書信中：

- (1) 之於你，愛上女人是件自然的事，如同愛上男人，[...]（150）
- (2) 畢竟你和我性質不完全相同，你仍是個社會蓋印之下的正常女性，你愛我仍是以陰性的母體在愛，你的愛可橫跨正當的男性，基本上你與一般女性不同之處只是多出包容心，[...]（155）
- (3) 但我想那是由於你沒有經驗過與男性的愛情，[...]。我想最終你還是需要的是一個男性，對我不過是一時的迷惑，[...]（154）

雖然這裡表現出似於T的自卑、沒安全感與過份自我負面認定（畢竟對一位已經下定決心的婆，說這話是傷人的）⁴，但這已很好地表達出這樣心情：女性化原女和 masculinity 原女不同的社會處境和權力位置。雖然同是正常異性戀—男女兩性下的弱階，但女同中還是有差異：女性化享有"正常"、可橫跨異性戀下的女性位置。且因陽剛化位置在男女常規下是對應背負著"責任"或"負責"的角色，讓陽剛化位置處於「給不起責任」的負面自認。

再則，文本中不斷出現、邱自敘表述時，常不斷使用的象徵：「怪物」、「半人半馬」：

像我這樣一個人。一個世人眼裏的女人——從世人眼瞳中聚焦出的是一個人的幻影，這個幻影符合他們的範疇。而從我隻獨特的眼看自己，卻是個類似希臘神話所說的半人半馬的怪物。我這樣的怪物竟然還有另一個女人願意痴心地愛著。（138）

³ 「你只能靠愛情中的直覺，[...]〔對〕那樣的石灰岩內部，你幾乎是完全無知的。[...]也不了解你的命運正被我捲向何方。（150）」

⁴ 拉板的句型典型是「異女最終都跟男人跑！」、「幫人養老婆！」

這段邱描述對自我身體意象的感知。身體意象⁵的自我覺知，是性別的（生理、masculinity/femininity、性傾向的），也是社會的（會被當成怪物）。希臘神話「半人半馬的怪物」是個巧妙的比喻具現：指半男半女的怪物。而

在那短短半年讓我們發展愛情的歷史裏，我是個「怪物」，這個怪物用牠的手撫摸擁抱你，用牠的嘴親吻你，用牠怪物的欲望熱烈渴望著你的身體，然後承受你眼中毫無怪物陰影的完整愛慕與審美，這一切都殘酷地磨蝕著我。（153）

扣連到「黑暗中，我徹底解體為兩個人，一個我真正是貪婪地啃噬著她，另一個我冷冷地置啃噬她的動作於度外，精明地盤算如何在何時脫身。（66）」表現的是當激烈地不能接納自己時，"慾望著他者的我"與"自我意識的我"之間，會隨慾望愈烈而形成巨大的自我分裂：一邊看著自己「怪物」的手撫摸著慾望對象，一邊正刺痛地意識著自己正是個怪物。

這些段落表明，作者明確表述他對在愛慾時自己的身體意象，且因理解該身體意象所處的社會處境、而對自己「資格」，先行地已採取負面看法、自卑與自我接受的阻礙。

最直接的詮釋證據是，「一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真的明瞭那種恐懼感，它到底來自哪裏？[···]但我的生命就是這樣，成長的血肉是攪拌著恐懼的混凝土，從對根本自己和性欲的恐懼，[···]（58）」

這裡（a.自己）和（b.性欲）的「和」是關鍵。意思是，邱對接受自己「性」的結，包含兩個層面：(b)女性同性性慾；及(a)怪物、半人半馬。對身為原生女性（即正常情況下應女生樣、且愛男性）卻以 masculinity 陽剛樣態的方式（身體與靈魂），且對女性有無名慾望的那個自己〔的恐懼〕。

換言之，邱的特殊的性恐懼，是來自雙重因的效果／結果。是同性慾望的不正確，更是慾望時的自己。「我沒資格愛你。我在心中與這個「資格」掙扎，無能將「怪物」的自我體驗從心的肉上拔開，這種怪物體驗又猶如鹽巴般地灑在「沒資格」的傷口。（153）」怪物半人半馬地愛慾女性是會被社會視為〔雙重〕不正確的。邱和水伶的的差異是，水伶不用面對性別樣子的不正確；而邱卻從小便時時被(A)自己樣子和(B)對同是女性有慾望、雙重混合的糾纏。這點對自己「怪物」的覺知（awareness），也參與了對性「恐懼」的水泥攪伴混合。

⁵ 「身體意象（body image）指涉於一個人對他們屬己（own）身體的審美（aesthetics）與性吸引力的知覺（percep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dy_image

更詮釋地說，愛慾一個人時，若無法接受自己（因性別外貌與生理性別不符的社會處境對接納自己的阻礙效果），會對「渴望又恐懼的核心、真實⁶」，更有放大、雙重等比級、異常敏銳的效果。因為當愛慾望著某人，會同時更尖銳地牽涉到〔定位〕自己、會被迫臨到需要面「定位自己」的問題，且正是在愛慾與最想被愛、被承認的對象他者（Other）面前。這種逼切，會更加痛得無法直視、會想逃開。

這裡的議題是面對慾望對象（Other）前〔在場〕的自己（Self），性別氣質／樣貌與原生性別所被指派的正常女性化之不吻合，而非只是同性禁忌。「半人半馬的怪物」與「正常外貌女性」，僅管相愛，兩人是站在不同性別樣貌的社會處境上。

為什麼台灣對邱妙津的閱讀，不容易讀到第二分析、而把邱對自己身體與愛慾的「自恨」、（只）解讀成對同性愛慾禁忌的自恨呢？維基有個詞叫本性別（cisgender）：「本性別是一個形容詞，在性別議題和諮詢指涉於一個性別認同是由個體的性別認同與被設想為符合該者生理性別的角色行為之間的吻合（match）所構成。⁷」筆者在此引用族裔研究的離散（diaspora）概念，指出：由於性別研究/運動者和主流女性/男性同性戀者沒有性別游離經驗，故缺乏對 gender dysphoria 的感知能力。在她/他們生命長成中那一塊未曾離開過，永遠是滿的、安居的（dwelling）的。

gender dysphoria 是「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他的原生性別之間不符合所引起的不適。⁸」變性慾伴隨 gender dysphoria 現象，但 gender dysphoria 不一定是變性慾或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GID 表現明確認同或想要進入另一單一性別，但 gender dysphoria 則不一定，而是有更大可能游移居所自己的性別安居感。當時沒有詞語與社群，邱不是 T 也不是 FtM，但邱的文本明確是有 gender dysphoria 的感受特徵。或者說，我創立一個術語，是在「T/FtM 界線」的經驗上。部份 T 明確肯認自己是女性，FtM 則明確要自己是男生；但 T 和 FtM 間有明確界線和游移地帶。我無意確立疆固的定義界線，但也要維持區別，並以「/」強調表示穿越。Gayle Rubin 這段話很好地表述女同 FtM/T 之間的關係：「許多 FtM 在接受 TS 或男性認同前，是以 butch 的方式活著的。有些認為他所找到的、比

⁶ 在 5-1 這章，描述了邱的生存境遇。因為青春期就飽受愛慾恐懼、那種感覺使他和世界與家人隔開。在逃跑後孤獨隔離生活（只有吞吞—至柔、夢生—狂楚是有意義的人際線）的十八個月中，寫出了「覺得只有水伶才是屬於我的真實（136）」。

⁷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sgender>

⁸ 'Gender dysphoria refers to discomfort or distress that is caused by a discrepancy between a person's gender identity and that person's sex assigned at birth'.

<http://www.wpath.org/documents/Standards%20of%20Care%20V7%20-%202011%20WPATH.pdf> p5.

他原先的更為重要，而其它有些則同時使用兩邊 (butch experience and ts' s) 去解釋與組織他們的經驗歷程。butch 和 FtM-TS 之間的界線是可穿通的。(Rubin, 476)」

畢竟同性戀概念是建立在相同性別之間，而這相同 (same)、總太快被設想是本性別的。舉例來說，拉板有過這樣言論：「有些 T 的自我認同真的是有問題耶！他們不接受自己是女生。」、「T 就是女生啊」，甚至是「婆的逆襲⁹」、如何順利讓鐵 T 脫衣服等，雖然無傷大雅，但潛在價值判斷上卻是非常不尊重 gender dysphoria 經驗。這些個案被看待為：無法順利認同身為女性、或應該要接納身為女性。我想這是主流原性別女性的一廂情願。Feinberg 寫到，「在一起過的婆很了解我，但沒有人跨越過我內心那道屏障。她們試圖要我越過屏障，投進她們懷裡，她們從不跟過來找我。(350)」

「『我會比較有顧忌，因為我的身體不是男人的身體，我根本不可能脫衣服來面對嘉嘉，我一直在想說：是不是要等我變性完了以後，才行啊？(張娟芬引文，1998：105)』」故然在早些年代，同女禁忌的自卑與生理女想變性成男性之間有難分難解的糾葛；故然讓 T "接受自己女性身體"不再承擔同女情慾社會禁忌是重要的。但以同女解釋，也就不對等地壓迫了另一側：有些認同自我為男人的慾望，是在喜歡女性的情慾之前的。《姊妹戲牆》第三章結尾引述這段，將變男性的慾望全歸結為同女禁忌，在另一個角度來看，是非常不尊重性別認同的。我建議是，同時兼顧性傾向分析和性別認同分析兩邊。張娟芬於文中不斷以「同女情慾」的字眼來分析邱妙津文本的同女政治 (politics of homosexual and lesbian) 面向，但邱的文本也是 gender dysphoria 經驗很好的閱讀資源。當張娟芬問「不願意面對自己的女性身體」時，我想，離經典名句「T 傷害自己女性身體」，僅僅一步之遙。

女同性戀社群中的本性別霸權：(女生樣) — 自我認同女 — 原生女，壟斷了聲音與視角，成為市面可見的主流。女同性戀理論、歷史、政治與社群，先入為主地將不同情境、個案的「T」皆認定為女性 (認同)。遮蔽那些不那麼認同、猶疑拉鋸或無法自我感認同身為女性的那些感受與生命經驗。更嚴重地說，這是本性別霸權 (cisgender hegemony) 對 gender dysphoria 經驗的暴力¹⁰。在異性戀霸權、父權之外，同志長期存在的本性別霸權，從來沒有成為獨立的分析軸線。

解讀這一段自述中為何邱有這些反應，答案朝向：當時邱仍尚不能接受自己

⁹ 「婆的逆襲」是拉板不定期會出現的標題，由婆發文求助或歡樂分享如何順利讓自己的伴〔鐵〕T 脫束胸衣服給碰，因為受服務的婆會也想讓她的伴享受身體高潮，卻因〔鐵〕T 伴侶的不願脫衣給碰而感到受傷。是相互間的情趣/慾互動而有模糊的可鬆動空間，然而從來沒有由〔鐵〕T 發文寫被婆連哄帶騙的感受。

¹⁰ 原女本性別的知識域代言暴力。

(身為愛慾同為女性的半人半馬)，不能相信自己是能真的完整被愛，激烈地尚未 (not yet) 才逃開。水伶直視穿透的堅定眼神¹¹ 也不能讀到這一塊。待邱自我隔離地處理這一塊，"接受"後，才完全走出。這是當初邱"逃跑"的內在經過。

儘管相互吸引，但 T/P 卻被這道差異界線所隔開，始終無法真正相互理解。面對差異 (而非被遮蔽)，才是相互理解的可能；如果除了賦權 (empower) 同女面外之外，也能賦權"怪物"的面向；如果能重來，如果拉子對「恐懼」表述能夠被水伶理解到的話，如果，如果，錯開的悲劇或許可以被避免。如果水伶的悲劇作為隱喻，讓這層被現今讀到，那麼這個寓言將是有用的。¹²

二、其它一些文本

另外一知名的女同—跨性別文本，是於 2001 年隨台灣跨性別運動 (1999-) 而重新中譯出版、並詮加新推薦序的 Leslie Feinberg 《藍調石牆 T》(*Stone Butch Blues*，原作 1994)。出版行為的推薦序是出版地時空對該文本的意義定位，分析推薦序可瞭解台灣跨性別運動的側重。序中說：「充滿了 T 特有的溫柔與體貼，對婆的強烈愛意，[...] 才能藉由潔斯寫給過去女友的單向信件表達那種令人心痛的、對婆的濃郁愛意。¹³」，對《藍調》定位有二：(1) 作者石頭 T 對婆的愛慾；(2) 跨性別者受的壓迫。

但作者 Feinberg 生命跨越了從女同性戀 T 酒吧的社會化 (成爲一個"善待婆的好 T" 與和婆的愛慾經養、到使用男性荷爾蒙離開女同圈進入男性社會生活、最後又停止使用、三段的轉變經歷 (transition experience))。筆者撿選其中一個段落說明一些轉變經歷的共有特點。

女侍安妮

小說中有一個喬段是，Feinberg 以瞞著的方式和異女上床！在第十六章 Feinberg 縮胸與荷爾蒙後男性身份後，寂寥的某日和餐廳的女侍搭上、調情，並邀了這位女侍安妮約會。Feinberg 來到安妮家中，安妮是位獨自帶孩子的單親媽

¹¹ "不理解、不懂，但接受。"

¹² 也許還存在著第三個分析模式，我稱之為原生女性—陽剛特質或男性認同的經驗 (female masculinity)。它是 T、FtM 經驗特有的特質和感覺，是相同身份的人較容易共感與詮釋。儘管 MTF 有共感的性別違異經驗，但 female masculinity 特殊面卻不盡相同。

¹³ 王蘋，〈石牆 T 的溫柔，我們看見〉，《藍調石牆 T》，台北：新新聞，2001。頁 12。

媽，但 Feinberg 適切的舉止讓安妮備感意外，並且親密互動時，Feinberg 由於擁有和女同婆的豐富經驗，由於前戲也是女同經驗擅長熟稔的肢體語言，讓安妮覺得「你做的方式也不像其他男人。[...]你不毛躁。就好像你的老人有腦袋而不是腦袋裡只有老二，你懂嗎？（Feinberg，256）」。

最驚悚的點是，竟然可以完全瞞著的情況、使用假陽具和異女做愛而不被發現、徹底以異性戀男性身份達成！他本人也說「黑暗中，我小心地從短褲中拉出假陽具，擔心被發現。我哪來的想法，以為此舉可行？（Feinberg，254）」，要不是費雷斯在女同婆的經驗豐富，是不可能完成這驚悚的場面，而且是最心靈相契又冒著害怕隨時被發現。「安妮在害怕。我知道這是真的。不過她不會知道的是我也一樣害怕。我太想躺在她懷裡，以致願意冒著被發現和被羞辱的風險。

（Feinberg，252）」但終究是從頭到尾瞞著異女對方的一夜情、安妮完全認作他是男生。「魔術師透露製造幻象的祕密是一回事。告訴異性戀女人，她上床的男人其實是女人，又是另一回事。那不是安妮當初所同意涉入的。事情遲早會爆發。而經過今天下午的事情之後，我有更多的理由畏懼真相爆發。（Feinberg，260）」。Feinberg 施打荷爾蒙轉變男性後，離開女同酒吧幾乎沒有一個人可說話、太寂寞以致寧願冒風險，但終究是隱瞞實情的一夜情。

以下數點：

- (1) 轉變經歷經常伴隨著同性戀／異性戀世界之間的渡越
- (2) 部份 FTM 的情境是很異性戀的
- (3) 轉變後的變性慾，情感生活中經常要面臨瞞著對方、隨時害怕被發現、該哪時如何與該不該告知對方的場景。這個得和對方建立親密關係時的隱瞞場景是特殊的，需要被視作獨立的困境看待。

Feinberg 因為始終困惑的感覺、決定使用荷爾蒙而和女同婆泰瑞莎分手，使用後的外貌聲音也讓他被迫「不能再進女同酒吧的門」。Gayle Rubin 替女同圈中 FtM 說：「經歷性別重建手術為男性的 FtM 焦慮於儘可能地以男性的方式生活。當他們可以、準備好了、且當環境都舒適好了時，他們將離開女同志脈絡。沒有必要為了性別治安維持而驅趕他們。（Rubin, 478）」

三、不能接受你，因為你不是生理女性：變性女同性戀在情愛市場的政治經濟學

在筆者參與觀察期間，「我們之間」曾收到幾封信，來信的人是生理男性但卻認同女性、愛女人，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男同性戀。當時「我們之間」幾個義工曾討論是否接受其加入團體，最後仍不了了之。

（鄭美里，1997：237）

作為如是主體，當我從貓空大學圖書館借出這本覆蓋灰塵的台灣女同性戀歷史（Herstory of lesbian，既"大寫歷史"又"她史"）時，意外地讀到這段，內心百感交集：一方面，感到驚喜開心，"像我們這樣的人"，終於也能浮現在女同性戀的歷史了！；另一方面，又感到萬分悲傷與自挫："像我們這樣的人"與女同性戀的交集，卻總是這樣的故事。

這是在另一台灣經典女同性戀學術文本是鄭美里的《女兒牆》（1997）。在這本具歷史意義（90年代）的書籍中，剛好在該書尾註的最後一頁，歷史諷喻地有著這些字句。如果說「我們之間」團體是九零年初台灣女同性戀現代的起點，那麼這段文字也標誌了變性女同性戀在女同志的命運開端。開端是開始，也包含決定了往後的命運走向。

這些"這樣的他們"後來都怎樣了？是否找到讓她被接納歸屬的地方？不得而知。但唯一知道的是，在往後將不斷重覆（repeat）遭遇那同樣的不了了之，沉默（silence）。

當 PTT 拉板與 5466 時期前的拉子 BBS 板約在 1997-1999 年，代表有淡江蛋捲拉板、壞女兒站等。一則殘餘史料是，當時有被爆料，一個拉子板面的板主是生理男性。當時曾在板上引起一陣爭議風波。

在 2006 年夏天，於後來主要拉子 BBS 社群的 PPT 拉板，發生了一件最大風波事件：有一位跨性拉血淚現身抗議，跨性拉認同女人也愛女人，也是女同志；但 PTT 拉板板聚的參加資格限「生理女性」¹⁴，是相當歧視跨性拉的作法。該篇

¹⁴ 當時的板聚公告文如下：（來源：PTT Lesbian 板精華區）

[公告] *~2006 版聚報名~*

地點: 台北市某處 (詳細內容 屆時將以群組信告知 報名參加的各位)

抗議文章一出現，讓多方討論持續了兩個月之餘，表現了變性慾女同性戀在女同社群中的處境，成為影響往後的拉子近年網路史的重要代表事件之一。

以下筆者以台灣本土的 2006 年拉板聚事件為例，就當時多方討論的史料作資源，進行相互立場的辯證對話。

對 transsexual-lesbian 而言

如果說網路是現今易取近（accessible）參與"圈子"的方式，那變性慾女同性戀（以下縮寫 TS-LES）如何在拉子網路社群的生存處境是值得先提的。生理性別的污名弱勢讓 TS-LES 既使抱著「我是」的認同歸屬感而逛閱拉子討論板，但仍不敢浮出¹⁵。對於浮出，TS-LES 比原女懷有更大且孤立的焦慮感¹⁶。好幾年都始終不敢在社群浮出的也大有人在。

實際的浮出情形呢？案例一，有「不知拉子險惡」的 TS-LES 在女同聊天室和人相談甚愉，但在說出情況後，即被轉變 180%人間消失。自介、寫信與回信的循環是拉子社交找伴生態的生活韻律，案例二，有人禮貌熱情且善良地寫信和原女拉子互動，但在每一說出實情時，不斷遭收到殘忍的「對不起不能接受因為你不是女的」回信。案例三，在板面上公開寫及出櫃，文章下方數十列的熱情推文「加油！做自己」云云，但實際收到的回信與被加 MSN 數量卻寥寥可數。

而仍願意歸屬認同女同志、並且讀著拉板的 TS-LES，最傷害的是板面上讀到拉子性質的公開/私人揪團活動中，明文寫及「生理女性」等字樣。這字眼雖然一般人讀來一般（啊就女同啊，當然是指生理女，理所當然），但對 TS-LES，卻是命中最疼痛的要害、始終無法改變的「中槍」。

即使現今氛圍無特別設限的活動眾多，但對 TS-LES 而言，直接就這樣去的自我預期壓力也會很大，通常是外表等級已女性化程度高、聲音已 OK 的個案條件資源較佳，但還是時時擔心如何舉止應對、會不會被發現的提心吊膽。這些預期心裡或實際受挫經驗，使 TS-LES 連去的勇氣也沒有。「我錯過了整個生命歷程

時間: 2006年8月6日 (星期天下午)

與會資格:生理女性 (色標標紅)

在拉版發文數 5 篇以上 (文章數計算 以 2006 年 6 月 16 日之前為準)

可攜女友參加

¹⁵ 5466 匿名板的板標使用「潛水/浮出」的術語。匿名板之所以成為拉子 bbs 特殊的次文化歷史，我認為它部份是雙重具現了身為女同性戀在平時異性戀中的生活感覺。

¹⁶ 當然，不同個性做風的個案有多樣的生存策略，有大方開誠佈公（是否有人願意與你互動，也是"一翻兩瞪眼"呈現兩極化）、有策略性模糊空間認識後再表示實情、也有抵死隱瞞否認讓自己是個驕傲的原女女同。

——我沒參加團體、沒去聽女人的音樂會、沒在女同志議題上露面。我告訴自己是因為我太忙或我根本不想去，但事實是，我知道自己不會受歡迎，所以我寧可孤獨的待在家中。這是一整個我沒有經歷過的生活，這就是我的故事。¹⁷」

「限生理女性」對 TS-LES 的感受傷害是什麼？除非徹底隱瞞，這是終生要面對的無能為力的悲傷。對變性女同性戀而言，她的生命史發生中，是既慾望認同（喜歡女性，以女生的方式喜歡女性，並希望自己是女性方式在關係中被對待）也自我認同（身為女性）；而這個「限」，造成了雙重否定的效果：既否定了她是女性，也否定了她實實在在愛慾的感受與正當。且因為涉及自我感（sense of self）的被否定，讓 TS-LES 出面控訴時讓人覺得過份激烈。

對原生女性拉子（female-born lesbian）而言

但對另一面主流一般原女女同而言呢？一方面，對男性的恐懼，確實來自生理女性—與女同性戀的生命經驗……

- (1) 「女同聊天室有男生來亂……」、「我們又分不出來誰是真的誰是異男假扮的！」
- (2) 從小生活中便不斷受到來自男性的騷擾，因為在異性戀世界下，男性對女性的追求是被社會許可、鼓勵的
- (3) 矛盾與危急自身女同志認同的邊界感
- (4) 訴諸日常的生理事實印象：(1)男生流汗都臭臭的！(2)就是喜歡女生的身體，軟軟的、香香的
- (5) 社會處境使女性對男性的性恐懼

另一方面，完全沒遇過（畢竟數量少），所以是真的不瞭解〔這個族群〕。且轉變經歷原生女拉子不瞭解而愛莫能助。

女同志與女同性戀社群（lesbian community），長久太快還是預設為原生女性且純拉（'pure'）¹⁸，不包括雙女（bisexual women）、許多生命中交錯與男性經歷過的女人、與變性女同性戀。且女同空間是「安全空間（'safe' space）」，而 TS-LES 總仍是被視為……

¹⁷ 〈排除「異己」的美國女性音樂祭：與跨性別運動份子魏瑞琪（Riki Anne Wilchins）一席談〉，郭家珍譯，何春蕤校訂，2002。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deviant/transgender/articles/others.pdf>

¹⁸ 「從小便意識到喜歡女性，一點也不能接受男性」的正統敘事型。當然，生理女性。

不能提起的黑盒子

外在環境方面，台灣自 2000 年起同志諮詢熱線等相關人士培植進入校園教育，爲了同性戀議題的被接受度與多樣性，發展出以性別多元、"同志包括 LGBT"、性別光譜等來作爲基礎單元。然而議題還是存有權力落差：雙性戀與跨性別提及後被帶過，深入議題還是以同性戀性傾向「出櫃、從幾歲知道自己是同志」談起；女同志和男同志也有議題和人數的落差。雖然 LGBT 口號帶起了一片和平樂觀，但各族群內部對內的矛盾、乃至族群間的不瞭解甚至傷害，變成不能提起的黑盒子。

在 06 年 PTT 拉板那次討論中，一個政治指責公式是：同是身為被社會壓迫經驗的女同志，現今竟以同樣方式壓迫其它族群，你們還有資格作爲女同志嗎？有資深生命經驗女同網友出聲抵抗這論調，認爲 TS-LES 處境和女同接受度想法是很值得公開討論的，但沒有理由身為女同志就必須無由地一律政治正確。我認爲，在那次討論中，非 TS-LES 亦非女同志當事人的運動論者動輒端出指責公式，其實是封閉了表述相互心聲的討論空間。在〈Lesbians talk transgender〉中，「創造一個跨性別與女同性戀社群可以相互溝通他們恐懼與夢想的一個開放對話空間¹⁹」，Gayle Rubin 也寫「我希望我們也不要發明另一種政治正確行為或道德的形式。(Rubin, 479)」在 LGBT 旗幟大傘下，TS-LES 其實面臨了如下困境：她必須獨自承受甚至是在同運組織的義工或資深員工女同志，表面上替跨性別說話，私人上(in privacy)是一點也無法接受 TS-LES 的；又或者在某板面替 TS-LES 說話，在另個地方徵友卻寫明限生理女性；在性別平權氛圍的同志大遊行場合上，會不小心拿到台北知名女同夜店 Taboo 傳單，上面寫著「女性 500，男性 700 且需兩位女性陪同」，身份證爲準且多次溝通亦無效。

TS-LES 既應避免激烈控訴但也亦非始終只能默默無盡地心裡先行替對方設想理由，既不扣政治指責帽子但亦不鄉愿，原女女同性戀既避免說出傷害人的話但也亦不因"政治正確"而沉默無法說出真正的想法。我建議是，除了讓女同公眾更加瞭解"我們"之外，也應讓原女女同擁有訴說恐懼經驗原因的空間。黑盒子可以在陽光下，不是 TS-LES 獨自面對的沉重，也不是原女女同梗在心中無法說出的話，更非彩虹的不光采。無法讓內部分歧浮現檯面的彩虹，我認爲和校園輔導室、和「我們學校沒有同性戀」，沒什麼不同。

¹⁹ Zachary, Nataf. 'Lesbians talk transgender(1996)', in in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006). New York: Routledge. pp.439.

邱妙津當初尚無法接受自己身為同女愛慾與怪物而錯失愛情，Feinberg 既無法向異女開口實情、亦又無法回到女同酒吧，變性女同性戀的生理污名，本文三段各自呼應了主題變性慾生命如何愛²⁰。撇開分析，愛與被愛是生命的核心，也是生命所要學習的課題。分析的責任是讓不被看見的結構困境被看見，這點我願和前輩走在相同的道路上。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女朋友房間的床上，聽著同類人際圈中故事的交往的分分合合、與許多位等待愛情的不順遂，忽然感嘆地提口問著：究竟 TS 要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呢？當然沒有答案。但卻同時清楚知道：唯有將困境予以訴說（express），進入公共化，讓公共一起面對²¹，而非由散落的每個個體由自己的生命孤立地獨自面對承擔，才是正確之道。

只要我還活著並且有能力，關於人類的恐懼，我願意不斷地說。

——邱妙津，68

²⁰ 雖然因文本選擇、篇幅限制與私心，偏向與女同社群的交集而忽略了異性戀 FTM、異性戀 MTF 與 female-gay。但或能一窺異女 MTF 一樣"容易進入異性戀市場但無法開口"、甚至 female-gay 對能否在男同社群被接受的恐懼。

²¹ 「一旦差異的輪廓已經獲得足夠的關注，一種公共性的背景就可能正在逐漸形成。」Bubeck, Diemut, 〈政治哲學中的女性主義：女性的差異〉，《女性主義哲學指南》，肖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221。「當一個從屬者團體的成員和公民權或制度性的通路之間，建立起一條溝通的道路，這位從屬者也就被置入一條通往文化主流的漫長道路。」Spivak, Gayatri C., 《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當下消逝的歷史》，張君玖譯，台北：群學，2006。頁 350。

附一：重回邱妙津

當我向周遭的人（不太好意思地）說我正在書寫有關邱妙津作品的討論，得到的反應是「過去了。現今這一代小朋友，不再那麼閱讀邱妙津了。」、「邱的作品內涵太黑暗絕望，而那作品滲透出的絕望態度，是錯誤的。」，或是提及不能檯面說的人格負面特質，叫我（們）「不要再談論他了」。提起他，懂些背景緣由，每個人內心總會激起糾結複雜的內心情感，難以簡言訴出。對於他，我們總有說不出的心緒。且大眾揣測引發仍活著的人相關人事傷害，如同遺留日記代理人賴香吟說「是該塵埃落定了」，都是我們別再談他的理由。

私人的理由是，當我自身也經歷 gender dysphoria 面對愛慾對象前的反應而不斷損傷著我的青春期時，對《手記》前二手記水伶的段落有很大的共鳴感。且我發現沒有很多人讀懂他（這塊），就像很多也在運動圈的原女友人也沒讀懂我一樣。隨著生命經驗間隔不斷閱讀他，他就像是我同在 gender dysphoria 面對愛慾對象時、相同經歷的親人一樣。在我對照讀到張娟芬《姊妹戲牆》那開宗明義的提法時，推敲後對張²²或世人的錯失（miss）感到憤怒，而這正是我必須說出的理由。

邱公開遺留下的文本資源，是我們豐富的歷史禮物（gift）。文本所含有的閱讀層面是極多的。地位及影響力同《愛的自由式》，它是曾被共同閱讀、建立認同的公眾資產。我提議我們既要小心留意保有那些之所以禁忌的心緒理由，但又同時不斷重回、閱讀與討論，只就公開文本，做不斷貼近的平實閱讀，提出符合文本的新的解讀。我不提倡「現今是否比二十年前更進步、亦或原地停步」的進步史觀視角，而是要訴述一個關於重返的歷史：如果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書寫《馬克思的幽靈》（英文書名，1990），那麼不論時序如何推前，我們終將排迴在北一女與邱妙津的幽靈下，纏繞著我們。

1995 年。當邱的作品剛出版又厄訊傳來。當洪凌寫下「在號稱過度真實（Hyper-Reality）的網路上，懶得參加社團、討厭熾烈的陽光、一覺睡醒後只有便利商店可覓食的我們，終於找到不用挪移身體的狂喜之道。²³」。鱷魚愛吃的泡芙。溫州街。74 路公車。

²² 尤其張娟芬是我私心相當敬佩的女性作家與議題分析議創者。

²³ 洪凌，〈屬於我們的時代？一位台大女生的見聞感思〉。聯合報。1995 年 7 月 26。

引用書目

- 邱妙津，《鱷魚手記》。台北：時報文化，2003 三版（初版 1994）。
- 張娟芬，《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台北：聯合文學，1998。
- Leslie Feinberg，《藍調石牆 T》（*Stone Butch Blues*，原作 1994），陳婷譯。台北：新新聞，2001。
- 王蘋，〈石牆 T 的溫柔，我們看見〉，《藍調石牆 T》，台北：新新聞，2001。頁 12。
- 鄭美里，《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1997。
- 洪凌，〈屬於我們的時代？一位台大女生的見聞感思〉。聯合報。1995 年 7 月 26 日。
- 張君玫，〈德希達、魯迅、班雅明：從翻譯的分子化運動看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東吳社會學報》，民 94 年 12 月，第十九期，頁 57-100。
- Diemut，〈政治哲學中的女性主義：女性的差異〉，《女性主義哲學指南》，肖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Spivak, Gayatri C.，《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當下消逝的歷史》，張君玫譯，台北：群學，2006。
- Rubin, Gayle. 'Of Catamites and Kings: Reflections on Butch, Gender, and Boundaries(1994)', in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006). New York: Routledge. 471-481.
- Zachary, Nataf. 'Lesbinas talk transgender(1996)', in in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006). New York: Routledge. 439-448.
-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dy_image
-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sgender>
- <http://www.wpath.org/documents/Standards%20of%20Care%20V7%20-%202011%20WP ATH.pdf>
- 〈排除「異己」的美國女性音樂祭：與跨性別運動份子魏瑞琪（Riki Anne Wilchins）一席談〉，郭家珍譯，何春蕤校訂，2002。
-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deviant/transgender/articles/others.pdf>
- telnet://ptt.cc LESBIAN 板 精華區位置: z-37-6-3-1-2。參訪日期：2011/12/19。

附二：

該從哪裡說起呢？從大學碩班好多年也如邱筆下大學生活那種「蹺課，每天在宿舍床上棉被裡睡覺，不吃東西，與無盡的哭」，到二十五歲那年秋天和第一任交往〔過〕後，體重增加了，且自然地好久沒再想到關於死。

這是好的切入角度嗎？實在幾乎無法以言語，但愛的效果就是擺在那兒。

這篇無法獻給我的第一任，因為他最討厭我執著在寫這種主題了。謝謝第一任所給我的。

這篇稿幾乎是在和最可愛漂亮抱抱親愛的我的第二任、在約會與相處的零碎空檔中、從手稿、鍵入與修改，所完成的。寫作最討厭的、是承受情緒運轉的漩；有人在，讓我脫離了獨自承受。在許多方面也是。如果沒有她，這篇不會順利完成。對現任的愛，仍在學習與進行。祕密。

許多和「我們」一樣共同命運的朋友。希望都永不遺失主動尋求的勇氣；當然，和一點小「訣竅」。如同拉子怎麼追異女，我們怎麼和原女打交道，也能是有些小策略的。祝世界上的我們都幸福快樂。

陳薇真
政治大學哲學所碩士班
romacapri@gmail.com